

瘋狂瘟疫

「萬一我發瘋，請殺了我！」

灰色帶光澤的鉛筆線，勾勒出一串顫抖的字跡，它們突兀地匍匐在病理學課本的某頁空白，硬是闖入我的視線，在我的腦海中寄生、抽芽、滋長。那還是前天下午的事，但直到此刻三更半夜，我依舊甩不掉它們。

我是水谷征二，生性攔不下心中的疑惑，任何事情都要打破沙鍋問到底，這次當然也不例外，隔天一早我又回到圖書館，再次翻開那字典般沉重的病理學原文書，讓同樣的字句映入眼簾。

八成只是無聊的惡作劇，我的理智這麼宣判，並催促自己準備繁重的期末考試，悻悻然地將書放回架上，我認命的回座讀書，但這檔事就像蠹蟲般啃食我的腦袋，逼得我不得不與之周旋。到底是什麼樣的人？以什麼樣的心態寫下這怪誕離奇的話語呢？

思索了好一陣子，我對自己的好奇心棄械投降，將書拿去服務台查詢借閱紀錄，但路才走到一半，才想起原文書類根本無法外借，我無力地原途折返，洩了氣的皮球似的跌回座位，落入死胡同總是令人消沉，尤其是對我這種固執的人來說。

「讀到瓶頸了嗎？」

這是吉田秀男的聲音，他和我同樣是醫學系學生，卻欠缺大學生特有的青春氣息，他的頭髮像雜草般凌亂，厚重的老式眼鏡戴起來像田雞，身上穿的襯衫也十分俗氣，皺巴巴的質地看來完全沒燙過，十足的不修邊幅。

「算是吧。」

「來，說來聽聽，讓我這個天才來教教你。」

我老早就習慣吉田的吹噓態度，但還是把那句話給他看了。

「你還真是無聊，在這種奇怪的地方鑽牛角尖。」

「又不是第一天認識我，說說你的想法比較實在。」

只見吉田的臉一下子嚴肅起來，他從附近找來一張椅子，反過來抱著椅背坐下。

「依我看，這和最近的連續自殺事件脫不了關係。」

「連續自殺？我們學校？」

「是啊，也難怪你不知道，校方對這件事的口風非常緊，幾乎到了封鎖消息的程度。」

「那你是怎麼知道的？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吉田謹慎地四下張望，確認周遭沒人後將椅子挪近。一張嘴湊到我的耳邊，聲音細如蚊蚋。

「帶專題的教授不小心說溜嘴，這個月突然有三位女學生自殺了！」

「太詭異了，這些案件有沒有共通點？能排除他殺的可能嗎？」

「概觀來看的确像各自獨立的事件，畢竟自殺地點、自殺方式、甚至是自殺者的社交圈都截然不同。但有一點卻讓我十分懷疑。」

吉田突然停頓一下，再度左顧右盼檢查四周。

「她們的屍身並非完好如初，除了自殺造成的傷口外，還有抓痕、刀傷等異狀。」

「有可能是兇手將她們虐待致死，然後再偽裝成自殺吧？」

「不可能，這些傷口雖然密集，但卻不足以致死。另外自殺的手法也沒有任何異常，因此能排除是他人所為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這些女學生先是自殘，然後才自殺嗎？」

「沒錯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自殘次數之多，幾乎遍及全身各處，這痛楚並非常人所能忍受的……呃，不知道能不能這樣說，她們就像是……」

「發瘋了！」我替他把話給說完。

「嗯，這就是我聯想到自殺事件的原因。我看這句話八成是某位不幸的死者寫的，三位女學生的其中之一。」

聽吉田這麼一說，顫抖的字跡又立刻浮上我的腦海，好似垂死掙扎的靈魂，瀕臨崩潰邊緣，卻用盡僅存的最後一絲理智，對陌生人發出求救信號。

「嘿，有人來了，剩下的細節我回去用電腦傳給你。」

吉田三步併作兩步地匆忙離去，待我反應過來時，一對情侶出現在附近的書架之間，打情罵俏的噪音很難不引人注意。

當晚我回到宿舍，第一件事就是打開電腦，並且察看電郵，果然唯一一封未讀信件就是吉田傳來的，裏頭是一份表格，詳細整理了三位死者的相關資料。我把每個字地毯式印進腦海，對這三起事件有了清楚的印象。

第一起自殺發生在上上週二的下午三點，地點在女生宿舍，醫管系二年級的佐藤杏美跳樓身亡。第二起則發生在上週一的早上十點，牙醫系四年級的上原愛矢在學校餐廳內的廁所割腕而死。最後一起則發生在上周五，護理系一年級的兩宮瑞希在體育器材室上吊自殺。

正如吉田所述，三起事件客觀上毫無關聯，那些無數的自殘痕跡也無從考證，畢竟校方對消息的控管如此嚴密，要親眼見到屍體幾乎是天方夜譚，但不管怎麼說，我就是不願意朝自殺的方向思考，那跟認輸沒有兩樣。況且我壓根不信天底下有這麼湊巧的事。同一所大學竟有三位學生在兩周內先後自殺，要說是骨牌效應也未免太過遷強。

於是我拋棄所有能否定他殺的事實，諸如密室或自殺手段等等，我姑且將其定位成連續殺人事件，並重新思考其中的關連性。首先受害者全是女性便透漏些許端倪，兇手可能是一位情感嚴重受挫的男性，殘忍地殺害校內女同學作為報復手段，但這仍然無法解釋那句弔詭的文字，若某位女學生事先察覺到自己即將被殺，該留言的難道不是「救救我」之類的字眼嗎？倘若解釋成兇手故佈迷陣也不太合理，畢竟自殺的客觀事實如此明確，又何必節外生枝？甚至還選在幾乎不會有人去碰的病理學課本裡留言，擺明是含有幾分躲藏的意味。

無論那傢伙是誰，留了言卻不希望被人發現，這不是很奇怪嗎？或許他確實

希望有人看到那則留言，卻不願被攤在大庭廣眾下檢視，於是才選擇如此迂迴的方式，這麼一來只有極少數人能接收他傳來的訊息，就好像是某種篩選手段。若真是這樣，那線索的核心就不在留言本身，而是他用來做出篩選的媒介，塵封已久的病理學課本！

這下我恍然大悟，隔天立刻返回圖書館，再次將同一本書捧在手中詳細檢視，泛黃的書頁散發出淡淡霉味，引出我對留言者的無盡揣測。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，我在書末確實找出了一點線索。

嚴格來說，那本病理學書籍是翻譯版本，在最後一頁印著所有合作編譯者的個人資料，其中一位譯者正巧來自本校，他的名字叫做「神原恭彌」。

我二話不說前往圖書館的公用電腦，在搜尋引擎上鍵入這個人名，相關網站在螢幕上整齊羅列，我將其逐一點開，發現神原恭彌曾經是紅極一時的病理學權威，專長是精神醫學，在幾間知名醫院排有門診，每周定期回母校當客座教授。

然而我注意到一個問題，無論神原恭彌和本校的關聯有多深，那都是好幾十年前的過往了，至於他現今的去向則不得而知，任何網站都只讚嘆他過去的豐功偉業，對於近年來的描述則是一片空白，難怪我對這個人一無所知。這在科技爆炸的時代十分不尋常，我猜八成是被人刻意漂白，否則一位偉人不可能自然而然地銷聲匿跡。

既然網路不管用，我便著手調查其他的消息來源。我走出圖書館，在校門口偌大的地圖牆上尋找校史室的蹤跡，十分鐘後，我來到入校以來從沒踏進過的神祕角落。

校史室的規模不大，佔地和普通教室相同，放眼望去盡是黃澄澄的炭燈，打在厚實的赭紅地毯上，增添了幾分暖意，沿著牆緣羅列的是無數座玻璃櫥窗，裏頭躺著穿金戴銀的各式獎盃或獎章。我訝異這些貴重物品竟然全交給一位老人看守，他是校史室唯一的管理員，當我經過入口時他正在一旁的辦公椅上打盹，以致我對他的印象還停留在那顆頂上無毛的禿頭。

櫥窗上方的牆面貼滿了校友的傑出事蹟，有些還附有幾張不太清晰的黑白照片，我從創校以來的年份開始找起，一直到距今大約四十年左右的區域，才發現神原恭彌的名字，而前半部的敘述就和網站上無異，後半部寫的雖然隱晦，但仍舊能讓我拼湊出概況。

這位精神醫學的第一把交椅，在五十多歲時似乎患了某種絕症，原本進行得如火如荼的研究計畫被迫中斷。他在醫學界銷聲匿跡了十年之久，死後卻將遺體捐贈給母校，提供醫學生做大體實驗，因此校方才有關於他後半輩子的詳細資料。

這樣的消息令我失望透頂，換算下來，神原恭彌早在十年前左右就魂歸西天了，當然不可能成為女學生自殺事件的兇手。不過這條線索本來就沒有穩固的邏輯基礎，一切都建立在吉田假設那則留言和自殺事件有關，我又假設留言所在的病理學課本是調查關鍵，所有的連結全是我們主觀意識下的產物，而我之所以會窮追猛打，只是因為那是唯一僅存的脈絡，但現在我不得不承認，這條線索確實是死路。或許三起連續自殺事件真是天殺的巧合。

就在我舉旗投降的當頭，口袋裡的手機抗議似的震動起來，我將手機抽起後按下通話鍵，吉田焦急的聲音立刻傳了出來。

「喂，水谷，你知道嗎？又有一位女學生自殺了！」

「不會吧？什麼時候發生的？」

「就在剛才……先不說這些了，你快點來研究所實驗室。這或許是你目睹案發現場的唯一機會。」

我連忙飛奔出校史室，朝吉田說的地點死命衝去，在所有線索都落入死胡同的時刻，又有一扇通往真相的窗口被開了起來。我幾乎確認這不可能是單純的自殺，連續發生三起就已經夠不可思議了，現在第四起案件擺在眼前，除了有名兇手在暗中作祟之外，還有其他可能嗎？

研究所實驗室位在教學大樓高處，在電梯門打開的瞬間，我見到許多知名的校方人士，校長、副校長、院長及各系主任全都圍成一圈，他們面色凝重，我深知他們無法容忍我的出現，於是躡手躡腳地尋找縫隙，同時盡量躲避他們的視線，這時有人拍了我的肩膀，我驚愕地回頭一看，原來是吉田秀男。

他不發一語，比了安靜的手勢之後騰出站位，我將身子湊過去觀看，狹小的視線中出現了無比駭人的景象，那是一座依附在實驗桌邊的洗手台，銀白色的金屬質地被染成鮮紅，自來水從被扭開的水龍頭傾瀉而出，與鮮血混合成粉紅色，水流似蟒蛇般一路爬行至地上。不斷滲出血液的是一位女性，她的身子折成詭異的躬狀，整顆頭埋入滿溢而出的水槽中，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她身體上的傷痕，正如吉田所述，抓痕和刀傷密集分佈，慘狀不亞於被瘋狗啃咬過的破布娃娃。

「萬一我發瘋，請殺了我！」

這句話重新躍上我的心頭，此刻那顫抖的字句更加鮮明，親眼目睹的我堅信那些傷口絕非自殘，肯定是出自某位心理變態的虐待狂所為，否則就只剩下一種可能，死者在生前的確成了瘋子，而且是受人加工而成的瘋子。

走出案發現場，我的思緒以前所未有的功率運轉，直覺是這麼告訴我的，神原恭彌是精神病的權威，他能夠運用某種手段把正常人變成瘋子，而他也的確付諸實行，方才我看到的第四位受害者徒手將自己溺斃身亡，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正常人不可能這樣自殺，除非死者的腦袋裡有某種接近瘋狂的執念，強大到足以超越人類本能的求生意志。

但科學上真有可能借助外力強迫某人主動尋死嗎？我對此抱持懷疑，更何況早就過世的人要如何主導十幾年後的連環謀殺案？要不是我完全搞錯了此案的來龍去脈，就是神原恭彌確實將自己的意志傳承下來。也就是說，有某位捉刀人替神原恭彌執行了這一連串的謀殺事件，而我現在所能做的就是徹查老教授所留下的任何蛛絲馬跡。

於是我再度回到校史室，和老管理員促膝長談，不出所料，這把年紀的長者比牆上那些文字可靠多了，我得知神原恭彌的研究資料已全數銷毀，他的妻子也在他埋首研究後另行改嫁，帶著兩個孩子一同從老教授的生命中消失，我不難想像神原恭彌孤獨哀戚的晚年生活，這也意味著親戚方面的嫌疑被完全排除，另外神原恭彌的研究工作全由他一人操刀，旗下沒有任何研究生或合作教授，看來這

方面也是死路一條。

「我很久沒有遇到對神原教授這麼有興趣的孩子了。」

老管理員的話像是一線曙光，把陷入五里霧中的我給解救出來，

「您的意思是說，曾經有人向您請教過同樣的問題嗎？」

「是啊，沒記錯的話是五年前吧。」

「能不能告訴我更多？」

「當時他和你年紀差不多，現在應該已經畢業了吧。」

「您還記得他的名字嗎？是男是女？或是大概的長相也可以，高矮胖瘦？他有戴眼鏡嗎？」

「唉，你可考倒我了，陳年往事我哪記得那麼多？他應該是個陰沉的男孩……噢，我倒是想起一件事，他當時的眼神好嚇人哪，好像迫不及待想把我腦袋給剖開來一樣。」

我繼續與老管理員周旋一陣，確定他所有的記憶就只剩這麼多後，才鄭重道謝離開，縱使內容模糊，得到關於嫌犯的口述資料，還是讓我吃了一顆定心丸，至少我能確認目前為止的推論方向正確，剩下便是從他和神原恭彌之間的關聯下手。

我一連拜訪了許多老師，其中退休的幾位就以電話代勞，我的問題主要是關於神原恭彌的遺體，被用做大體實驗的年份以及負責同學的姓名。忙碌奔波的戰利品是一張寫滿名字的字條，算起來一共二十人，不多也不少。

另外，神原恭彌的遺體早在十年前就贈予本校，卻遲遲拖延了五年才進行大體實驗，照慣例其中的間隔大約一至兩年，這樣的異常意味著什麼？神原恭彌的大體到底出了什麼問題？該年的主授教師對此三緘其口，我只好把這些疑惑先擱在心底，待到與當年負責的學長姊談過後再做定奪。

「那的確是很特別的經驗。」

與其中一位學長連絡上後，他在電話的另一頭侃侃而談，我直覺認為這個人並非兇手，畢竟他是那麼豁達，與老管理員口中的陰沉男孩相去甚遠。

「你是指神原教授嗎？」

「沒錯，我以自己的大體老師是醫界的偉人為榮，不過說真的，有些人始終不能接受這樣的安排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嗯……因為那具大體的模樣有些奇怪。」

「奇怪？怎麼個奇怪法？」

我豎起耳朵仔細傾聽，生怕漏了任何一個字。

「神原教授的身上有多處傷痕，雖然都在表層不影響大體捐贈，但它們的密集程度絕不是你能想像的，那看起來真的不像自殘，如果是的話……對不起，我無意冒犯死者。」

「沒關係，學長，你還記得當時反應最激烈的同學是誰嗎？」

「雖然稱不上激烈，但我想應該是阿武吧，大家看到傷痕累累的屍體多少會害怕，只有他操作的異常積極，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，他本來可是沉默寡言的傢

伙啊！」

我立刻掃視手中的字條，找到其中帶有「武」字的人名。「學長說的是鈴木武平嗎？」

「對，原來你認識他啊？」

「也稱不上認識，算是有一面之緣吧。」我連忙找藉口敷衍過去，我可不想讓學長知道我手中握有其他十九位同學的姓名資料。

「這也難怪，他目前正在母校攻讀研究所，我猜他會踏上這條道路，多少是源自這件事的影響吧。」

「鈴木學長也鑽研精神醫學嗎？」

「這我不得而知，我和他畢業後就沒聯絡了。」

掛上電話後，我考慮要不要撥給鈴木武平，最後決定作罷，我可不想打草驚蛇，做虧心事的人肯定特別多疑，讓他發現有位素未謀面的學弟在調查他的行蹤，絕對不是一步好棋，於是我決定躲在暗處，就和他一樣。

話說回來，這通電話確實讓我獲益良多，我藉此重新釐清整件事的疑點，假設鈴木武平是犯下多起連續殺人案的兇手，而他的靈感又來自於神原恭彌滿身是傷的遺體，那依舊無法解釋兇手把被害人變成瘋子的手段，身為精神專家的神原恭彌或許有這樣的能耐，但對於初出茅廬的研究生鈴木武平來說，勢必要得到神原恭彌的真傳，否則要達成如此荒謬的任務可說是天方夜譚，然而神原恭彌的研究資料早在他死前被全數銷毀，一具屍體也不可能透漏什麼訊息，所以到頭來犯案手段仍然是個未解之謎。

但調查都進行到這個地步，我可不願意輕易投降，我決定回到一切的源頭，倒不是因為那句留言能看出什麼端倪，而是我下意識覺得這麼做能幫助思考。

當我再度打開那厚重的病理學課本時，躺在紙面上的東西大出我意料之外。

「萬一我發瘋，請殺了我！否則你也會陷入瘋狂！」

有人在原本的留言之後又續了一段，難道是鈴木武平？他跟原本的留言者是同一個人嗎？他該不會已經察覺到我的存在，特地警告我就此收手吧？無論真相是什麼，最後的那段話都令我寒毛直豎，我也會陷入瘋狂嗎？曾有那麼一瞬間我相信了，不過下一刻便恢復理智，靜下心來推敲新句子的意義，照字面上解釋，若不剷除原本發瘋的人，另一人也將跟著發瘋，難不成瘋狂是會傳染的嗎？思及此，一個打破常規的推論在我心中逐漸成形，瘋狂尋死的念頭成了某種瘟疫，恣意在人群間傳染肆虐，如果真是這樣，那麼全校師生都將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之中，當然也包括我在內。

事態刻不容緩，我決定把鈴木武平給引出來，為此我絞盡腦汁想出了一條計策，我先是在社群網站創設另一個帳號，身份是我虛構出來的某位女性，藉此在網路上搭訕鈴木武平。果不其然，當獵物送上面前，獅子沒有不張口的道理，鈴木熱絡地與我對談，想必已經把我當成下一位犯案目標，我不費吹灰之力便與他敲定了會面地點和時間。

等待的這幾天我也沒閒著，我不時用虛擬身分試探鈴木武平，期望能藉此挖出他的更多消息。他透漏自己曾經拜訪過神原恭彌的前妻，關於兩人成婚的過程

十分離奇，前妻只覺得那幾年瘋狂愛上了神原恭彌，這股如毒癮般的情緒卻在幾年後消失的一乾二淨，因此她才會提議離婚，而鈴木武平對這件事的推論又更加怪異了，他說神原恭彌當初研發出一種特殊的病毒，能夠主宰大腦中的某塊區域，讓感染者中邪似的愛上另一個人，但是那種病毒其實還不成熟，因此終究會被宿主的免疫系統給擊敗，這解釋了前妻在情緒上的龐大轉變。

我繼續詢問下去，鈴木卻不肯透漏更多，他告訴我的這些資訊依舊不能揭穿犯案手段，這傢伙肯定還藏有更多秘密，卻狡猾地告訴我其他事情必須當面告知，彷彿那是他的珍貴籌碼，而我確實得為了取得真相的最後一片拼圖赴湯蹈火，親自踏入他精心策畫的陷阱之中。

在某間地點偏僻的研究室內，我終於見到了鈴木武平，他的身形比我想像中矮小，是個消瘦的皮包骨，雙頰凹陷讓他的臉看起來活像骷髏，一副粗框眼鏡不搭調地蓋住眼眶周圍的黑眼圈。縱使他整個人看起來弱不禁風，我心中的不安卻不減反增，手無縛雞之力的兇手和慘不忍睹的連續謀殺事件，如此極端的對比更凸顯他內心的陰險詭詐，這點從他不動聲色的表情再度被印證。

「你真以為自己的爛把戲管用，虛構的仰慕者？」

「就結果來說是的，我們不是見面了嗎？」我故作鎮定，避免在對話上趨於弱勢。

「我會出現只是想瞧瞧你這個隱姓埋名的白痴，想必你看過那則留言。」

「那果然是你的傑作吧？」

「猜錯了，大偵探。」鈴木露出鯊魚般的笑容「最後那段才是我加上去的，原本的留言出自神原教授。」

「為什麼要多此一舉？」

「看，你這不是上鉤了嗎？我還以為暗地裡調查我的傢伙是吉田，結果出現在這裡的是你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吉田的事情？」

「繼續猜啊，大偵探。」

「難不成是專題研究？」

「答對了，我和他是同一個專題的合作夥伴。」鈴木的掌聲充滿嘲諷。

「神原教授為什麼要撰寫那則留言？」

「看來你還是看不透事情的全貌，上次跟你談到哪裡？」

「你說病毒有缺陷。」

「對，我想起來了。看來你的確很在意嘛！」

我沉默不語，鈴木裝模作樣的嘴臉令人作嘔，關鍵的留白分明是他刻意製造的誘餌，這傢伙怎麼可能會忘記？

「神原恭彌對此非常憤怒，他無法接受自己在感情和研究上的雙重挫敗，於是便將病毒改造成使人發瘋的可怕變種，接著注入自己體內，藉由遺體捐贈保存病毒，等待有慧根の後輩讓病毒重見天日。」

原來這就是一切的真相，我恍然大悟，鈴木武平將病毒從神原恭彌的遺體中萃取出來，並實際運用在同校的女性做活體實驗，過程雖然不可思議，邏輯上來

說卻不無可能，但我總覺得哪裡有問題，如果神原真的想報仇，何必特地在書上留言？他大可親手將病毒給散播出去，而不是透過如此迂迴的方式，況且首當其衝的受害者應當是他的前妻才是，但她始終毫髮無傷，這些矛盾根本完全否定了鈴木的推論。

「神原教授親手培養出了惡魔，更用高明的手段把惡魔交给了我，你知道嗎？我是被這位天才選中的人，我有義務替他報仇！」

「不是這樣的，你完全搞錯了，鈴木學長。」

「你又懂什麼了？」

「神原教授一點都不想復仇。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鈴木的表情第一次出現錯愕。

「你還不懂嗎？最初的病毒根本完全沒有問題，神原始終深愛著他的妻子，他深知自己當初耍了卑鄙手段才讓兩人相愛，所以他研發出另一種能抵銷病毒的變種，也就是你口口聲聲說的惡魔。」

「胡說八道，那他為何要把變種注入自己體內？除了意圖保存還能為了什麼？」

「那是神原用來贖罪的方式，與深愛的妻子離婚之後，他懊悔自己浪費了摯愛的大半輩子，於是他讓惡魔摧毀自己的身心，並留言警告研究醫學的後輩們切勿踏上他的後塵，甚至將死後的皮囊奉獻給母校，這一切都是為了贖罪。」

「少在那邊信口開河，你根本沒有任何證據！」

「我的確沒有證據，但這是唯一能解釋一切的說法，對我來說，那就是實實在在的真相。」

「虧你能煞有其事地說出這套歪理，我對你沒來由的自信感到由衷佩服。」

「你不也是堅信著自己的推論，犯下一連串的滔天大罪嗎？」

鈴木躬起身子，彎曲的背部微微發顫，瘋狂的笑聲充斥著幽靜的實驗室，當他再度抬起頭來，奇詭的表情令我畢生難忘，他的五官扭成一團，上揚的嘴角卻像在哭泣，瞪大的雙眼泌出源源不絕的淚水，那是瀕臨崩潰的人才會顯露的面貌，就連離他數步之遙的我也被恐懼感染，不自覺退到了門邊。

「一切都太遲了，你必須做出選擇！」鈴木歇斯底里地咆哮：「經過改良的瘋病具有傳染性，而我就是第一個帶原者，現在的我已經瘋了！你必須按照留言殺了我，否則你也會染上瘋病！我會在死前盡可能感染更多人，唯有你能阻止這一切！」

鈴木步步逼近，宛如恐怖電影裡的殭屍，我呆愣幾秒才想起門就在身後，我伸手去扭門把，發現研究室唯一的出入口竟然被鎖死了，而鈴木從頭到尾都站在我的面前，肯定是要了花招才能把門鎖上，雖然我早知鈴木是有備而來，但這個節骨眼還是令我不知所措。

我只好沿著實驗室的邊緣跑開，對於瘋病的傳染媒介我一無所知，冒險接近患者可不是明智之舉，幸虧染病讓鈴木很難穩住重心，要躲避搖搖晃晃的他不是一件難事，但是開門的鑰匙很可能在他手上，我必須想辦法在不染病的情況下取得那東西。

「為什麼要這麼執著？你的作為正是神原教授極力避免的結果！」我對他吼道。

「神原教授？哈哈，你猜怎麼著，我現在已經不在乎他的想法了。」

「他不是你最尊敬的前輩嗎？你所做的一切不就是為了他嗎？」

「或許一開始是的，但現在我決定讓你來煩惱這些瑣事，我把選擇權交給你，殺我或是被感染，哪種符合神原教授的心願，還有你自己的期望？快想啊，大偵探，哪種才能避免自己成為瘋子？」

鈴木說完後尖叫出聲，以異於常人的速度朝我衝來，我差點來不及躲開，他掠過我後竟然沒有減速，一頭撞上了堅硬的牆面，鮮血從他的顱頂冒出。

我還沒搞清楚是怎麼回事，鈴木的頭又再一次撞上牆面，伴隨著更多腥濃的鮮血，一次又一次，鈴木重複進行著同樣的動作，後知後覺的我總算明白了，鈴木病發的比預期要快，現在的他正企圖自殺！

想想辦法！我這麼告訴自己，總該做點什麼吧？什麼都好，快動啊！

而我只是冷冷地站著，雙腳像生了根，身子像癱瘓似的動也不動，但雙眼卻看的一清二楚，鈴木每一下沉重的撞擊，逐漸凹陷變形的頭殼，鮮血混雜著腦漿泉湧而出，鮮明的畫面一秒不漏地轉化為不堪回首的記憶，完整地嵌入我紊亂的思緒。

不過是幾分鐘內發生的事，卻像是過了一輩子，驚悚的撞擊聲終於停止，鈴木躺在自己的血泊之中，成了一具斷氣的屍骸。看著眼前的駭人景象，我訝異自己竟能如此冷境，彷彿我的靈魂被抽離肉體，在後方檢視著不斷在屍體上翻找的自己，直到手中冰冷的觸感把我拉回現實，是鑰匙。

我立刻逃離此處，逃避這一切，但無論過了十年，甚至二十年，每當夜深人靜，鈴木的聲音總在我耳邊響起，勾起那簡短卻刻骨銘心的回憶。我原本堅信自己沒有染病，畢竟我好端端地活到現在，但我的內心深處卻永遠出現了一個死結，究竟我當時的選擇是對或錯？當鈴木硬生生把自己給撞到死時，我從頭到尾都見死不救，甚至冷靜地找出鑰匙離開。就某種角度來說，我儼然成了冷血的殺手，而殺人兇手是否會被定義為瘋子？我不得而知，這些問題不斷在我心頭打轉，就和當初的那句留言一樣，永遠在心底生根滋長。

或許是某種補償心態吧，我從此投入精神醫學的研究領域，多年來不曾再聽到關於神原教授的任何傳言，他的研究成果想必是徹底被埋葬在過去了吧？但偶爾一股沒來由的不安會重新浮上心頭，是多年來未能釋懷的罪惡感作祟嗎？或許是，或許不是，我至今所完成的研究貢獻，似乎都無法抵銷那種感覺，直到某年我偶然返回母校，特地繞去圖書館一趟，從書架上抽出那本久違的病理學書籍，記憶中栩栩如生的文字再度映入眼簾，我才明白自己真正該做什麼。

我用橡皮擦把顫抖的鉛筆字擦拭乾淨，讓泛黃的紙面重見天日。